

论理工科高校美育的“虚”“实”融合

李乖宁

(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摘要] 美育的过程, 不仅是实践的过程, 更是孵化创新能力、化育心灵、立德树人的过程。大学美育关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转化程度、完整人格的习养塑造和大学人文精神的升华。由于对美育实践与美学理论关系认识不足, 理工科高校美育成果止于特长技能、美育资源难以整合、美育目标无法落地。理工科高校要建构符合自身特点的美育体系, 需将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的“虚”“实”加以融合。其具体展开表现为: 美育主体的双向互动、课程体系的学科融合、美育路径的“多而能一”。这种“虚”“实”融合, 为人才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提供了一种思路, 有利于推动教与学的双向创新, 实现新时代的美育目标。

[关键词] 理工科高校; 美育实践; 美学理论; “虚”“实”融合; 双向互动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3-0080-06

人类的审美实践历史悠久, 审美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凸显。因此, 美的学科诞生之后, 其基本原理及理论的建构从未停止。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美学理论体系不一而足, 如西方美学史上以康德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美学体系,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艺术哲学”美学体系, 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美学体系等。中国古代美学以审美体验的分析和描述见长, 像《文心雕龙》般“体大而思精”的文论、美学论著屈指可数。现当代美学研究多借鉴西方的理论体系, 注重“自上而下”的宏观体系建构, 如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等。我们发现, 在众多的当代美学研究论著中, 交叉最多的内容有: 审美范畴、美感和美育。这说明, 当代美学研究注重探讨审美活动中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的特征、美感形成的原因, 以及审美教育的途径、方法和功能、地位等, 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当代美学的主体框架。

就美学课程体系而言, 理工科高校的专业课程、基础课程、选修课程中都已不同程度地开设了美学原理、部门美学、艺术鉴赏等相关课程。

我们看到, 一方面, 近几年来美育在高校中普遍推进,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另一方面,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 新问题也不断涌现, 如: 如何考量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 美学课程体系对学生人格塑造和人生理想的建构作用如何凸显? 审美教育如何促成审美能力转化为创新能力? 我们认为, 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美学理论和美育实践的关系, 做到美育的“虚”“实”融合。

一、双向互动中的美育主体

美育具有跨学科和实践性的特点,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到美育过程中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和学生二者关系的平衡点。在大学阶段的审美教育中, 教师既不能只教理论不讲实践, 也不能只顾实践不触及理论。学生也不能只会实践不懂审美, 只能简单模仿、机械复制, 缺乏品味, 思想贫瘠; 抑或只是纸上谈兵, 空讲理论, 没有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对于美育工作者而言, 以必要的美学理论为基础, 遵循审美规律开展审美教育工作, 进而推进美育实践, 并为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对于学生而言, 审美实践活动激发

审美创造，审美创造启发审美感悟，审美感悟塑造审美理想，审美理想完善人格、浸润心灵。如此一来，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彼此融合，以美育人的过程也次第展开。由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连接起来的美育主体——教师和学生之间，展开双向互动，施教者把美学理论转化为美育实践，化“虚”为“实”；受教者在美育实践中淬炼高尚的理想追求、精神境界，“实”中有“虚”，如此一来，教与学的过程具有更强的包孕性，充满了更多可能性，为教育主体的创新奠定基础。

（一）施教者：以美学理念贯穿教学过程

蔡元培先生曾明确指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1](174)}这里强调的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在美学理论的指导下，实施以陶养情感为目的的审美教育，以美学理念贯穿教学过程。从这一层面来看，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美育工作展开的基础，也是美育理论形成的基础。目前，我国的中小学美育主要以艺术教育的形式实现，这种方式在从小培养审美情操、提高艺术修养、促进德育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把美育误读为培养某种兴趣爱好、特长的教育，甚至将其作为取得某领域等级证书的桥梁。这导致了中小学阶段审美教育的两个极端，一是师资配备欠缺，课程形同虚设；二是凭兴趣高额投入，美育转化为功利需求。正因为如此，大学的审美教育愈显任重道远。如何使前期的艺术素养得到适时、适度的孵化，滋养心智的同时能转化为创新能力，进而内化为德行并完善人格？这成为大学审美教育的终极命题。

从人的心智成长过程来看，步入大学阶段，学生的思维方式、人格的可塑性达到了最佳状态，大学阶段的美育关涉的不仅仅只是兴趣爱好、特长技能，更重要的是人格养成。学生的人生理想分层及某种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逐渐社会化是在大学阶段完成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通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不同专业、学科之间存在美育推进的壁垒，尤其是理工科院校的美学、美育课程常常作为文科生的必修课，面向全校的公共选修课大多只是一些艺术鉴赏

课。在这种情况下，艺术鉴赏类的选修课程成为理工科高校普及美育的救命稻草，但其蜻蜓点水的方式与审美教育的最终目的相去甚远。与此相对应的是，理工科院校美育方面的师资力量配备比较薄弱，教师的美学素养参差不齐。教师们因专业差异而各有所长，有的擅长美学史研究，有的侧重美学原理探求，有的专注于某种艺术类型的研究。由于缺乏统一的美育理念支撑，高校的美育资源很难整合，教师们也很难在兼顾自己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形成统一且有针对性的美育理念。加之在美育实施的过程中，评判美育效果的标准倾向于“实”，比如校园艺术活动的种类规模、学生参赛获奖的等级与人数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美育“实”与“虚”的分化。对理工科高校来说，锤炼有针对性的美育理念、加强美学理论的系统引入尤为必要。

一般而言，美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基础美学和部门美学，美育理论通常作为基础美学的一部分，部门美学如建筑美学、工业美学、广告美学、传播美学等主要是某一领域内的具有针对性和实操性的原则、规律。这二者和艺术教育一起构成高校的美育课程体系。这就要求广大的美育工作者熟悉美学基本理论，具备把美学规律运用到具体的教学工作中的学养。因为美育是美学与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脑科学等交叉的学科，所以，只有站在美学理论这一基准点上，美育才能做到学科兼容、“虚”“实”融合。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到2022年，美育“育人成效显著增强，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明显提升”^[2]。事实证明，美育目标不是开几门课或培养几项特长就能实现的，它关系到学生创新能力转化、身心和谐发展、价值观养成、人生境界提升等多方面的问题。在高等教育阶段，美育目标的实现直接关系到人的全面可持续性发展。对于高等院校的美育工作者来说，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整合学校资源，建立美育课程体系，把美学理论贯穿到具体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过程中。

(二) 受教者：以体验获得美育实效

对于受教者而言，接受审美教育的过程，不同于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审美教育是一种以情感陶养为目的的教育，其首先强调的是审美体验，进而是审美的感悟与沉思。前者以身体的投入、情感上的愉悦为特点，后者以心灵上的共鸣、思想上的升华为特点。

我们知道，“以身体之”是进入审美体验的第一步，即审美主体亲身参与到审美活动之中，以自身的审美感官接收外界的审美信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这是一次信息输入的过程。一系列的审美信息经过大脑神经系统的加工处理之后，可以实现再造信息的输出，即我们常说的“以心验之”。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心灵上的共鸣及体悟，类似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这种体验稍纵即逝却最为迷人。如果有相应的知识积淀或在主体的大脑中能形成固定的神经通路，那么，这种高峰体验就成为主体心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特定的符号系统存储在脑海的信息库之中。这些信息一旦受到激活就将促使主体输出这部分再造的审美信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悟，从而进入审美体验的高级阶段。

那么，怎样才能让外在的鲜活审美体验凝定为内在的神经通路呢？这就涉及审美教育如何由表及里、从身入心的具体过程，要求我们在美育课程的开设方面做到科学有序、循序渐进，尊重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的相关规律。

在审美教育的过程中，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二者互为主体，相互激发，推动教与学的双向创新。一方面，施教者作为主体以自身的知识素养和知识架构展开科学有效的教育工作，传授美学知识、培养审美的眼光、激发创造美热情，为教学改革和课堂创新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受教者作为主体不是被动地接受审美的教育，其在审美体验的过程中产生的审美感悟、高峰体验凝结为主体心灵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创新能力和创造力。所以，在审美教育过程中，美学理论和审美实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表现为施教者和受教者的双向互动。施教者既是美学理论的掌控者，又是实施美育的操盘手，在

施教的过程中将美学理论和美育实践完美融合；受教者既是审美信息的接收者，又是审美信息的创造者，得到情感陶养的同时又可以创造新的审美对象，在欣赏美、创造美中不断提升人生境界。

二、学科融合下的美育课程体系

从专业领域来看，美学的知识体系更侧重于抽象概括和基本原理的建构。目前，理工科高校开设的中西美学史、美学原理等课程旨在传递美学的基本知识架构和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各部门美学如广告美学、工业美学、文艺美学、传播美学等又针对具体的专业而设，突出了美学原理或规律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不可否认，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学系列课程在高校中都被赋予了美育的使命，可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因此，绝大多数高校，尤其是理工类高校打造了分类齐全的通识课程体系或艺术选修课程体系来弥补这一缺憾。王一川教授指出，“美育与艺术教育的区分，就在于通过审美感官的愉悦或熏陶而涵养人的心灵、灵魂或信仰”^[3]。高校美育课程体系关乎人的精神世界塑造。

从理工类院校通识课程的设置来看，把美学原理作为通识课的学校并不多，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艺术鉴赏类的选修课程。一般而言，艺术鉴赏类的课程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实现美育目标的直接手段。此外，理工科高校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不同形式的第二课堂等也成为美育功能实现的重要舞台，甚至在力度和效果上有抢占美育课程风头的趋势。这样一来，高校的审美教育会更更多地依赖学生在课外活动中获得的审美体验，课堂上受到的美的洗礼相对有限，这也是大学美育难以评价和衡量的重要原因。虽然，理工科高校的审美教育通过课外文化艺术活动可以展开，其效果似乎在短期内看着明显而有效，但是，美育要持续发力、深入心灵，使学生终身受益，还应从根本上入手，即以美学理论为指导，全面把握美育课程体系建构、美育实践的方向，“虚”“实”兼顾。

针对美育手段和美育目标的矛盾，有学者建议，“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加强‘美育学’学科建设”^[4]。这就把美育理论的建构问题提升到了学

科的层面，在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分层、有序、全面地展开审美教育。在美学理论的指引下，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丰富课程类型、创新授课形式，以此来满足不同层面、不同喜好、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把美学理论和美育实践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出大学阶段美育的特点，促进美育的效能释放。

另外，理工科高校具有自身的学科特色和优势，在美育方面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把美育理念融入不同学科、专业中。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充分发掘不同学科知识中的美育内容，比如形式美要素中的数列之美、工业设计之美、化学分子结构之美，工科课程学习中贯穿生态、环境美学思想，工业产品的功能之美等。同一门课程可以打造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课外延伸活动相融合的立体化课堂，强化审美教育的内容；不同学科、不同课程可以搭建跨学科美育主题平台，通过校园文化活动，比如科技节、环保节等，激发学生创造力，锤炼学生知识的转化能力，从而延展美育成效，为专业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多而能一”的美育路径

由于之前对美育实践与美学理论关系的片面理解，很多美育工作者要么只考虑受教者的接受效果，故而偏于艺术教育，要么只顾及施教者的专业特长，故而急于宏观美学理论的普及，这就使理工科高校美育陷入一边倒的尴尬处境。我们认为，在美育开展的过程中，“多”是美育形式多种多样，“一”是美育目标的指向一致。美育实践和美学理论的融合，将培育并孵化多样化的美育路径，推进高校美育循序渐进地科学展开，有利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一）情感浸入式的美育课堂

美育也是一种教育，但这种教育不同于科学教育，它更加感性；也不同于道德教育，它更注重情感。情感浸入式的课堂，首先表现为施教者充分利用人文素质类的通识或选修课程中的情感性内容，以情感人，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加深学生对人生不同况味的体悟，塑造完整人格，培养高雅审美趣味。其次是施教者把专业课程中包含的道德情操、伦理价值等引入课堂，加深学

生对专业的认识和对专业精神的尊崇向往。最后，于理工科高校而言，在相对单一的专业教育之外，审美教育可以呈现为多样化的校园文化活动，情感因素的融入使学生的身体和心灵、理智与情感、技能和素养等得到全方位滋养，人格趋于完善。如果说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是大学美育的外在形式，那么，情感浸入式的课堂是这一外在形式形成的内在动力。理工科高校的专业课程侧重于专业理论和技能的培养与训练，因此，通识课程和选修课程就成为美育课堂的主要阵地，而以往对于美育的理解建立在狭义的艺术素养培养的基础之上，造成学生的审美素养和专业素养难以互相衔接，情感浸入式的美育课堂或可逐渐打破这种局面。

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生活中各种美的信息扑面而来，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获得审美体验、如何远离浅层低俗的审美趣味、如何保持人格独立和思想深度等，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从立德树人的角度来看，老师在课堂上的适时引导、恰当启发至关重要。

（二）发乎现实的美学理论

当今时代，技术理性无孔不入，功利化的思想也侵入大学校园。在这种状况下，理工科院校的就业率分布失衡，工科比理科有优势，工科、理科又都比文科有优势。这就导致大学的专业设置以市场为导向，人才的培养以技能的培养为旨归，审美教育几乎无处栖身，传统学科岌岌可危，有的甚至成了独门绝学。再看现实的审美状况，各种技术美学全面进入人们的生活：影视技术的数字化，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全感官体验；流量主导的视觉审美势头迅猛；艺术介入生活，人造景观、文化旅游、民俗旅游得以全面甚至过度开发；“诗与远方”的图景被复制粘贴；全球化背景下的审美风尚多元化与趋同化并行……然而，大学生的审美趣味、艺术品位、人生理想并没有因“美的对象”剧增而得到提升。这是因为，大量快餐化、复制化、浅层化、娱乐化的审美现象造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假象。技术加持的视觉文化迅速崛起，使得这些迎合大众审美需求的“美的对象”，搭载着网络快车获得广泛而快速

的传播。与此相对,美学理论的普及、美学品格的形成却需要更长时间的习养和化育。

因而,我们需要在大学校园里开展紧贴审美现实的美学理论教育,使广大学生能够从一定的理论视角审视复杂多变的审美现象,懂得审美对象的思想蕴含和文化价值,进而在现实审美中有所取舍,具有审美鉴赏力和理论思辨力,形成自己的审美品位、理想追求,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 协同创新的美育基地

审美教育以情感化育人生,以美陶养情操,是一种无用之用,在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中展开身心协同的教育。在当前以市场为导向的大学教育中,这种教育在丰富情感、健全人格、育人成人、塑造和谐人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而,美育的目标仅仅依靠散兵游勇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需要建立专业科学的美育基地,由专业人员组织和展开科学有序的美育工作。各院校的美育基地可以结合自己学校的办学特色、生源特点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目标,逐步形成有特色、有针对性的美育理念,制定科学有效的美育方略,切实推进美育工作的开展。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发掘本校的人文环境,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青年志愿者服务、大学生社团、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第二课堂等现有活动和载体,发挥美育基地的实践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高校间的资源整合、地方优势、校馆(博物馆、艺术馆、音乐厅等)共建等方式拓展美育模式,发挥美育基地的吸纳融合力。如此一来,逐渐形成师生之间、专业之间、院校之间、校馆之间、校企之间等多方联动的协同创新机制,为各种教育形式、各类校园活动增加更多美育元素,释放美育基地的巨大吸引力和功能辐射力,深化美育教学改革。

(四) 有的放矢的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已是一种普遍且有效的美育方式。丰富多彩、健康有序、格调高雅的校园艺术文化活动不仅是大学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无限延伸的审美课堂。一台晚会从节目构思到舞美化妆、从视听效果到艺术感染力,哪一样都少不了美育主体的审美眼光和对美的追求,参与其中的学生自然而然地受到艺术的熏

陶、获得创造美的快乐。因而,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成为广大学生体验美的方式之一。

以美学理论为基础,校园文化活动设计需彰显美育的价值功能,从审美情感、道德情操、心灵化育、激发想象力、培养创新意识等不同的维度展开,让丰富多彩、各美其美的校园文化活动有的放矢,科学有序。近年来,很多理工科高校推出了众多弘扬传统文化的课外活动,如中华传统乐器演奏音乐会、汉服文化节、传统节日体验节、文创设计展示、中华礼仪讲座等,增加学生对中国传统美学的体认,凸显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因此,校园文化活动的宽广天地中充满了鲜活的创造力。

值得重视的是,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以来,高校的大型校园文化艺术活动急剧减少,这给美育实践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如何展开有效的线上美育?线上美育的过程实施和效果评估如何达成?线上线下的审美教育如何形成合力?实际上,这些新问题为美育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线上美育使得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的关系问题更为突出,二者之间的“虚”“实”交融更具有挑战性。虽然,相对于美学理论的更新和发展,美育理论相对滞后,但是,丰富的美育实践形式和现实的需求为我们直面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当前,新时代的美育工作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只要美育理论不断跟进、美育课程体系深度融合、美育改革创新步履不停,到2035年“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学校美育体系”^[2]恰逢其时。

参考文献:

- [1] 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蔡元培美学文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Editorial Board of Literary Aesthetics Series. CAI Yuanpei's aesthetics essay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EB/OL]. (2020-10-15) [2020-12-25].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

- 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5_494794.html.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EB/OL]. (2020-10-15) [2020-12-25].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5_494794.html.
- [3] 王一川. 数字全球化时代的美育模型[J]. 美育学刊, 2020(5): 5-10.
- WANG Yichuan. The mode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Globalization[J].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2020(5): 5-10.
- [4] 王广燕. 范迪安: 加强“美育学”学科建设[N]. 北京日报, 2020-05-26(006).
- WANG Guangyan. FAN Di'a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of aesthetic education[N]. Beijing Daily, 2020-05-26(006).

The intetration of “emptiness” and “entit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LI Guain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practice, but also a process of incubating innovative abilities, civilizing the mind, and moral education. University aesthetic education is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degree of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the cultivation of a complete personality, and the sublimation of the university's humanistic spirit.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and aesthetic theory, the achievement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are limited. In order to construct an aesthetic education system in line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aesthetic theory (“emptiness”)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entity”)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Their performance is as follows: the two-way interaction of the subjec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multiple but one” approach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emptiness” and “entity” provides a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two-way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realizing the go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aesthetic theory; integration of “emptiness” and “entity”; two-way interaction

[编辑：何彩章]